

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

胡厚宣

第二冊 目錄

殷代吾方考

殷代之天神崇拜

殷代年歲稱謂考

一甲十癸辨

甲骨文四方風名考證

論殷代五方觀念及中國稱謂之起源

殷代土方考

- 一 吾字之認識
- 二 吾方之地理
- 三 吾方之出來
- 四 吾方之內侵
- 五 內侵之原因
- 六 內侵之禱告
- 七 吾方之征伐
- 八 征伐之方畧
- 九 征伐之統帥
- 一〇 征伐之士卒
- 一一 吾方之羈靡
- 一二 征伐之時期
- 一三 結論

一 舌字之認識

呂方者，亦省稱呂。呂字間亦作邑，為武丁時卜辭中最多見之國名。呂字孫詒讓釋呂，然呂字从日，从口，與呂形不類，故王國維氏言呂字無作邑之理。惟王氏疑卜辭吉字或作邑，或作呂，與呂相似，亦無由證呂邑之為一字也。葉玉森釋吉，謂說文西舌訛，倒置之，與卜辭呂字所从之旦相似。西从口，象舌，下象其象，人象其紋，旦則省人，疑古舌字。呂象舌出口，乃古舌字，味若則古出口。然說文之西，即卜辭之因，乃象筆席之形，蓋並非古，與旦之形亦不類。故葉說亦非。郭沫若於所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釋呂，然金文呂作呂，與此迥殊，亦不足信。故郭氏後作卜辭通纂等書，即已放棄其說。林義光謂卜辭呂方，方並即鬼方。呂字口上之旦，象土塊，亦即土字之變，與吉上之企全全，初無大異，則呂與吉其初皆為古字。古者與鬼相舍，卜辭屢見之。呂方自即為經典所恒見之鬼方矣。又曰土方亦即鬼方，土字作土，象土塊形，故古字可以土為之。又曰呂方土，方不能各為一國。卜辭云土方正于我東鄙，或二邑呂方亦侵我西鄙。四邑一辭中前作土方，後作呂方，蓋古人用字不定，曾未足異。葉玉森曰卜辭呂之異體，間作呂，無一作邑形者。吉字亦無一作呂形者，其非一

字，可以斷定。又曰：『呂與全全全，其形絕異。』卜辭土字及从土之字，無作『呂』及全全全形者。林氏謂『呂』與『吉』，其初皆為古字，未可遽信。至卜辭土方正于我東部，哉二邑，『呂』方亦侵我西部。二語中之土方，『呂』方明為二國，故『呂』方下一『寄』字，似不能斷為一國。且據安陽發掘報告，獲『甲』有『老』方二字，則『呂』方非『鬼』方，亦非土方，可以斷定矣。『二』則林氏之說，亦未可信也。

陳夢家釋『邛』，謂其字从口从『呂』，『呂』於卜辭為工字，而卜辭从口與否每相通，故舌者實即地名工，當是『邛』之初文。『二』唐蘭先生亦釋『邛』，謂『呂』為『呂』在口中，口者『口』虛也，『呂』為『古』之倒形。卜辭有『古』字，郭沫若釋工，至精且確。『古』倒為『呂』，當即『呂』字所以之『呂』。柏根氏藏『甲』骨文字有『呂』字，即『呂』，當釋為『扛』。又有『邛』字，即『攻』，當釋為『攻』。其所以之『古』若『古』，即『呂』，或『呂』之所以，尤為明顯。則『呂』為从工之字，可斷然無疑。『呂』象工在口中，以象聲化例推之，當為从口工聲。今無其字，卜辭用為國名，則當是『邛』之本名。『二』今案『呂』字所以之『呂』，確為工字。帝乙帝辛時卜辭有成語曰：『工聲，其工字或作工，』或作『古』，或作『呂』，亦作『呂』。『二』可證。陳唐之說，皆然。惟其字當書為『古』，雖从工聲，但是否即為『邛』，若『邛』之『邛』，則猶未敢定其必信也。

二 舌方之地理

葉玉森謂呂方即禹貢惟箇筮耒三邦底貢之耒。(二六)林義光謂呂方即鬼方(二七)字之不信，地亦隨之。陳夢家唐蘭釋邛字雖近是，然陳氏謂許書以邛在濟陰，疑別是一地。銅器有邛仲之孫伯堯盤及蓋，邛君婦壺，考古圖謂盤得于河內，蓋得于河內太行石室中，其地皆在殷虛之西。卜辭菁一曰：允有來雉自西，長多角。告曰：邛方獲我示。口田七十人五，其地望亦正在殷虛之西，與土方為鄰。(二八)以舌方當在河內，推其意，或以春秋之鞏當之，其地城猶嫌逼近。以卜辭考之，舌方之內侵，先至唐陶茶土戕，(二九)大方果四邑，致注長，(三〇)成諸國，來告於殷，殷王或令伐注，(三一)見諸國就近伐之。夫河內之去殷，不過三百餘里，在三百餘里之內，安能容如許多之國家。陳氏之說，似難信也。唐氏謂舌當即邛笮之邛，其地畧當四川之邛縣。(三二)則又未免太遠。舌方為卜辭中最多見之一國，似武丁時大患，無有過於舌方者。倘舌即邛笮之邛，則以邛殷三千里之遙，重以劍門潼關山川之險，時時內侵，為絕不可能之事。何況蜀川盆地，形勢天成，峻阪周迴，山川深阻，是否為殷人勢力之所能及，更大有問題。則唐氏之說，亦不然也。至郭沫若氏以舌方當在河套附近，為獯鬻之部族。(三三)

然則吾方之地域果不可知乎曰否吾方之地域在卜辭之中其線索固甚明也。

卜辭中每言有來，鼓自西，而某某告，吾方來犯者，如

(解二) 癸巳卜，殼貞旬亡田。爲王固曰：出有希，其止有來鼓。

三(迄)至五日丁酉允出有來數龜自西。止。獻。告曰：土方正。

（往）于我東菑（鄰）戕二邑。吾方亦侵（侵）我西菑（鄰）田。（菁三）

三癸巳卜國貞亡國王國四世希其出來敵(報)三迄至五日

丁酉歲出未數國國威告曰上方王手我東國步二邑舌

方亦種我西園。四（秩六。續四、三一、一（二）

此言有來鼓自西而汴敵告土方興吾方寇邊之事也。

(三) 圖下，，，，，。王國（五）曰：出有希，其出有來數。（衆三）

(迄)至七日己巳(有)來數(報)自西長双角告曰：舌方出，

（傳）我至聚田七十人五（普二）

此言有來數自西，而長双角告吾方侵伐至聚田之事也。

(四)癸未卜，覈貞旬亡國。王國回。田希，其出有來敵。艱三遠至。田

回回國允出有來數難自西。是戈口告曰：舌方正征于我莫。

（鄭）續三四。二續四三三一續五一。一合 微四一二二

微地五八微地三一合

此言有來數自西，而盡戈口告舌方征鄭之事也。是即長。

（五）口口口口貞旬亡田。稱口口口口允出（有來數難自西。當告

曰：回回國伐我。大方果四邑。十三月（前七五一前七三七

一合 珠一一八二）（二二）

此言有來數自西，而當告舌方伐我。大方果四邑之事也。

（六）口口壬辰亦出（有來自西。當乎回回國。回回國正征我莫。鄭）伐四

邑。續五五一續五二二一續五三一合 微雜六。微地三

三微雜六八合

此言有來自西，而當告舌方征鄭伐四邑也。數字省去。

（七）癸未田。貞旬亡回。回回國回回布。其出（有來數難三）（迄至

口口口口允出（有來數難自回。口口告曰：舌方口）（續四三

三二）

（八）口口數難自西。口口舌方征我。口口兜亦伐當（前七一七二）

言有來故自西，而其告舌方侵伐之事也。故者王褒釋值（三）羅振玉謂值即僕之聲字（三）學者多从之，其實頗誤。郭沫若釋值（三）亦並不然。俱見唐蘭先生之辨（三）孫詒讓釋嬉（三）唐蘭先生又謂嬉即說文之嬉，即籀文 艱字（三）其說至確。書大誥寧王遣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艱有難意。莊子逍遙遊，越有難，吳王使之將，皆與卜辭有來嬉之意相合。今凡舌方寇伐之事，皆言有來嬉自西，則舌方必在殷之西土可知矣。他辭又曰：

（九）舌衛佳西（咸一三三三）

衛即還。唐蘭先生說（三）佳猶于，佳于一聲之轉。墨子非攻篇下，通維四夷，又曰：通于四方，通維即通于也。書多士：予惟四方罔攸賓言，予于四方罔攸賓也。故舌衛佳西，即舌還于西，又

（一〇）舌方于西（庫五〇三）

亦言舌方于西，並為舌方必在殷西之佐證。

蓋殷王為防禦外族之內侵，往往擇邊疆諸部落之大者，就地而封，使任邊防之職。遇寇來犯，則走告王朝，以謀抵禦之畧（三）。此所封之部落者：

一曰止敵除前引一二兩辭外如

(一) □ □ □ 田 殺 □ 田 田 田 王 國 田 田 田 國 來 敵 六 日

□ □ 田 出 有 來 敵 無 止 敵 乎 呼 □ 否 □ 續 四 三 一 六

二曰長如前引之三、四兩辭是也。

三曰出除前引五、六兩辭外如

(二) 乙 己 卜 方 貞 出 乎 呼 告 舌 方 出 允 其 前 五 一 七 七

(三) 乙 己 卜 方 貞 出 乎 呼 告 舌 方 其 出 允 一 七 九 三 二

四曰戌如

(四) □ 申 戌 □ 舌 方 □ 珠 九 五 九

此外又如前引之七、八兩辭及

(五) □ 乎 呼 告 舌 方 戌 □ 辭 一 〇 七 七

(六) □ □ 田 方 貞 □ 告 曰 舌 □ 前 七 二 二 三

(七) □ 告 舌 方 □ 七 日 五

(八) □ 舌 言 距 征 戌 出 示 易 戌 申 亦 出 有 來 自 西 告 牛 家 入 前

七 一 四 一 前 七 四 二 合 珠 一 一 八 二 背

(九) □ 日 壬 □ 舌 方 正 征 □ 八 百 □ 辭 一 〇 七 九

亦皆來告。吾方侵伐之事，惟地名人名殘缺耳。

又卜辭中每記「吾方」內侵所至之地方，一曰「甶」，如言：

(三〇) 壬午卜，甶，貞告吾方于囙。□□囙，貞吾方其至于甶。

□□囙，貞王佳魚，決于滸，(續一、四、六)

(三一) □□囙，貞吾方其至于甶。(續地四六)

(三二) 丁卯卜，貞吾方不至于甶。(續地四五)

(三三) 己卯卜，貞吾方不至于甶。(續三一、三)

(三四) 吾方□至囙甶。貞于囙告吾方。(續上八一、二)

吾方至甶之後，亦稱甶吾方，如言：

(三五) 貞□□甶吾方其出。(續七一、一 續三、三六、四)

(三六) 貞王曰，甶吾方其出，不甶。(續二〇)

(三七) 貞□□甶吾方其出，不□。(續三、三六、四)

二曰「唐」，如言：

(三八) □午卜，甶，囙吾方□馬□于唐。(續三八、七)

三曰「豕」，如言：

(三九) 乙丑卜，貞豕曰，吾方其至于豕。(續四〇、二、三)

(三〇) 乙丑卜，殷貞曰：「方其至于豕土，其出。」（二二）（三二）

(三一) □□田□，圓曰：「舌方其至于豕土，亡咎。」（前七）（三六）

又或記其內侵所征伐之地者，一曰「泓」，或除前引一二兩辭之外，如：

(三二) 貞：「舌正。」（征）（洎）（二七）

(三三) 貞：「舌方弗華。」（意）（洎） 登人乎？（呼） 伐。貞勿登人乎？（呼） 伐。舌

方弗其受出？（有） 又。（社）（鐵）（五一） （續）（三）（三）

(三四) 丁巳卜，韋貞：「舌方其事。」（載） 十一月。（金）（五）（三）

二曰伐

(三五) 舌允伐伐。（續）（三）（三五）

(三六) 貞：「舌允伐伐。」（庫）（三九）

(三七) □□卜，殷貞：「舌方允伐伐。」（舞）（一）（七）

(三八) 己巳卜，殷貞：「舌方弗允伐伐。」（三）（前）（七）（八）

三曰齒，如前引之一八辭是也。

然則欲考舌方之所在，必於「泓」長齒伐唐豕諸地求之矣。

「泓」者，疑與「沁」為一音之轉。且「泓」字甲骨文作，與「沁」之作者，形亦相近也。漢書地理志上黨郡，殷遂羊頭山，世靡谷，沁水所出，東南至滎陽。

入河。說文沁字下沁水出上黨潞安羊頭山東南入河。北山經潞安之山沁水出焉。郭注潞安山在上黨郡潞縣或云出潞安縣羊頭山也。案宇記羊頭山一名潞安山。異郭說不同。朱駿聲曰沁水出今沁州沁源縣西北綿山東谷其大名曰羊頭山亦曰潞安山至河南武陟縣入河。嘉慶一統志沁水在沁源縣東北源出縣之羊頭山蓋漢志河內郡之沁水縣及後世之沁州沁縣沁園沁台沁源縣沁陽縣等皆以沁水得名。沁水者又名少水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封少水水經注引宋相璠曰少水今沁水也。元和志沁水一名少水少者古作小與此字形相近。又名洎水水經注沁水即洎水洎與沁聲相近也。故沁者其地當在今山西而部汾水以東。

長者疑卽後來之張。張者長之段借字。莊子山水篇王長其間。釋文本作張。史記蕭相國世家異韓信攻魏軍東張集解徐廣曰張者地名。功臣表有張侯毛澤之。驢業蘇林曰屬河東。又張儀傳張儀魏人。索隱晉有大夫張老。又河東有西張城。水經注涑水又西南逕張揚城。東漢書之所謂東張矣。魏書地形志北解有張揚城。括地志張揚城一名東張城。在虞鄉縣西北四十里。疑卽殷代之長也。

曲者亦見殷金文。惟字不可識。王襄釋矣。亦未必信然。然前引五辭言有來故自西。曲告舌方茂。大方果四邑。六辭言有來故自西。曲告舌方征鄭鄭者。周語鄭出自宣王。韋注鄭桓公友。宣王之弟。曲者鄭國之封。出於宣王之世。史記鄭世家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太初封於鄭。索隱鄭縣名。屬京兆。漢書地理志京兆尹鄭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括地志鄭故城在華州鄭縣西北三里。郡縣志古鄭城在華州鄭縣西北二里。是在今陝西華縣之北也。友者。即夾字。亦即陝公羊傳隱公五年。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何休注陝者。今河南陝縣。說文陝弘農縣也。又大弘農陝字。从此。史記六國表秦惠公十年。興晉戰武城。縣陝。又秦本紀孝公元年。東圍陝城。又惠文王十三年。使張儀伐取陝。又高祖紀二年正月。漢王之出關。至陝。嘉慶一統志陝州陝縣廢縣。今州治。案即今河南陝縣。方者。詩小雅六月。猘執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又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來歸至鎬。我行永。久。又出車。王命南仲。往戡于方。金文臣辰孟及貞。王犬禽于宗周。出館。莽京通鑑。穆王在莽京。乎漁于大池。靜殷靜貞。王在莽京。小臣靜與。王客。莽京。井鼎史。懋壹王在莽京。召伯虎殷。王在莽京。寫鼎。在莽京。王國維謂莽

京即小雅之方其說是也。(三)惟王氏以方即蒲坂郭沫若氏以葦京即豐(三)唐蘭先生謂方即朔方(三)皆與卜辭地理不合錢穆先生曰方者即舜陟方乃死之方虞舜封堯子丹朱於房陵房即方也夏縣志方山在縣北橫洛渠源此是安邑有方山之證水經涑水注涑水西南逕鹽縣故城城南有鹽池上承鹽水水出東南蒲山董祐誠曰此為安邑之薄山亦中條山河水注所云通謂之薄山也方房皆與薄聲近若擴而言之安邑之山皆得稱薄山以王氏聲近之意求之方即薄也猶勝於以為蒲。(三)今案六月言侵鎬及方鎬即高即甲骨文之高華在今山西晉城又甲骨文之方與陝相近則當以錢說為是也故鄭在今陝西華縣北友即今河南陝縣方在今山西夏縣卜辭言有來敷自西而告告方友方友征莫則方字雖不識然其地望必與友方莫相近可知也。

或即越古越當在河北非吳越之越逸周書世俘解呂他命伐越王會解呂他命伐越戲方孔晁注越戲方紂三邑也是古北方有越之證明徐天祐謂禹治水時未嘗至南方清呂調陽呂氏春秋釋地管子釋地亦疑會稽不在南越而錢穆先生周初地理考一文言之尤悉其言曰越絕書禹敷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吳越春秋則謂禹周

行天下還歸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羣臣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水經注會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謂之茅山又曰棟山蓋初言大禹治水功績極於大河而止未及江淮禹之行跡殆亦在大河兩岸冀雍豫三州之間當時所謂中國諸夏者耳本未謂其遠在南越且吳越春秋言還歸大越其非江南之越可知蓋越亦河北晉地也又曰茅山者左傳文公三年秦伯伐晉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津亦取名焉然則茅山者以茅城茅津推之其地望正在河北大陽所謂大夏之墟也故曰禹還歸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稱大越者越夏以聲轉而謠如吳虞田陳之類也案錢說良是其地約在今山西平陸之東北

唐者左傳昭公元年遷實沈於大夏定公四年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杜注今晉陽縣服虔則曰大夏在汾澮之間顧炎武日知錄从之謂晉之始封其都在翼王世家之說三書畧同然史記屢言鑿龍門通大夏則大夏自近河域不在汾澮之間封禪書齊桓公言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索隱卑耳山名在河東大陽博物志在解縣流沙即水經河水注之沙澗水卑耳山即虞山又史記吳太伯世家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索隱夏都安邑虞仲都大陽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

虛左傳所謂大夏正指安邑大陽夏虛而言亦皆與汾澮之間無涉也。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謂夏虛在今山西解州之平陰縣。錢穆先生周初地理考更舉九證謂晉之始封唐之故居當在河東蒲州一帶。其言曰：史記魏世家秦拔我蒲坂晉陽。括地志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三十五里。則河東蒲州本有晉陽。班志有晉武公自晉陽遷曲沃之語。司馬彪皇甫謐有晉陽本唐國之說。後世以今太原晉陽說之自誤。竊疑晉之始封唐之故居或當在河東蒲州一帶。故虞鄉有晉陽而班氏有晉自晉陽遷之說。史記晉世家又稱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百里。夫曰河汾者河流既長若謂河東百里則不得其地望。曰河汾之東則河為兼受汾水之河其東百里正當涑水之陽蒲州迤西及於閭喜一帶之地。即當時之所謂大原也。今案錢說是也。唐約在今山西蒲州迤西及於閭喜一帶之地。

惟秦字不識未詳秦土之究為何地也。

夫吾方在殷之西殷王為防吾方之內侵往往以沁長曲成諸國就地而封使任邊防之職。吾方內侵亦常至曲唐陝方鄭諸地而沁在今山西南部汾水以東長在今山西虞鄉縣附近陝在今河南陝縣方在今山

西夏縣鄭在今陝西華縣之北，當與陝方鄭相近，或在今山西平陰東北。唐在今山西蒲州遼西及於聞喜一帶之地，則吾方者必在今山西省以西陝西省之地，可知也。

吾者疑即共。詩長發小共大共書序九共，共字皆借為工。小雅巧言匪其止共，維王之邛，共與邛協。詩大雅皇矣，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方輿紀要涇州共池，在州北五里。詩侵阮徂共，今之共池是也。舊說大都如是。呂調陽羣經釋地，共阮邑，郡州西之張村驛也。清水河經其東北。今案大荒西經有共工國，路史國名紀共國地在宏農虞舜時共工或云居此，通雅張氏曰，共阮之地名。齊策王建入朝於秦，處之共松栢之間，是關內秦地有共也。又阮者，左傳作邲，文公四年，晉侯伐秦，圍邲，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杜注秦地，案纂邲秦邑，當在今澄城縣境，新城今西安府澄城縣東北二十里有故新城。史記魏世家文侯十六年伐秦，築臨晉阮里。沈欽韓曰，邲即元里也，在同州府東北，姓纂阮在邲謂之間，共當與阮相近，亦可由阮地以推之。

故共即殷代吾方之國，其活動區域約在今陝北之地也。

三 吾方之出來